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二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歷代學案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 錄

宋元學案補遺

五(卷五七至卷七四)

楊世文校點

郭齊審稿

.....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道鄉家學

【補】隱君陸梭山先生九詔

梭山日記

陳榕門曰、門內之地、至性所關、即屬愚頑、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俱名利之心致之。于名利重一分、即于天倫輕一分。梭山先生論居家而先正本、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爲要、以時俗名利積習爲非。至于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故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

梭山格言

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畜道德、貧莫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恥。

方蛟峰續之曰、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

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訓戒子弟韻語

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食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梓材謹案、此梭山所作、使子弟一人唱於先祠者也。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其言家規有云、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簿交收、飯熟按簿散給。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是前編附錄之未及詳載者。

【附錄】

先生與晦庵書曰、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



藏

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又與書曰、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于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梓材謹案、二書錄自周子全書、即朱史所云不可得見者也。

包文肅三先生祠堂記曰、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于理有不可于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于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

梓材謹案、三陸先生、復齋先卒、象山次之、梭山最後。紹熙三年、象山卒。其明年、金溪即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至淳祐十年、始建三陸先生祠。故象山再傳葉是齋建石林書院時、猶得延梭山講學云。

【補】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附錄】

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

因析義趣。

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閒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弛懈。由是徐君雅相禮敬。

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于學、從遊者益衆。苗與先生啓有云、文詞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如此。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于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其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

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北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



謬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謬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舍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

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爲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于鄉、有師儒之素命、于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案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于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于所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于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

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以

上行狀

象山狀其行曰、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尙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餘釋老之學、辨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于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乎其間耶。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

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

又語類、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于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聞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又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

策、不使萌于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
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又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
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
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
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
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
自好。

蔡靜軒和鵝湖三先生韻曰：朱陸豪雄夙所欽，本
仁祖義渾同心。高明頓足先登岸，邃密爲山漸到
岑。易簡支離爭誚切，禪關俗學互浮沈。撐眉拏眼
來蔥嶺，公論昭明在古今。

梭山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太學虞玉溪先生孝孫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

遺

復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復齋同調

周先生珩

周珩字德昭，江西人。位止于簿，既致仕，以宣教郎
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
事聲于潭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
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自號足翁，其卒八
十有八年矣。大父衰，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
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華撫動之，乃陳介甫
所建爲非是，又媿書以切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
以死。先生逮事之。王雪山銘其墓云：書以九齡，狀
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茲。又云：維君有堂，誠意

正心。欲觀其人、盍攷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祀君斯堂、瓦解冰融。誰謂吾死、如月當空。王雪山集

梭山家學

陸先生標之

陸標之、梭山之子也。賦資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年十六、無疾談笑而逝、象山尤痛之。象山文集

通直陸先生持之

詳見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

【補】嚴先生松

錄象山語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良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復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詳廣平定川學案

柴先生必勝

柴必勝。

董先生元息

梓材謹案、象山語錄、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又壞了。據此、則先生始從象山、後從復齋者也。象山文集有與董元錫書、惜其氣質不得厚重、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與語錄所戒閒說話者相似。豈即其人、而錫與息為傳寫異文歟。

張先生□

張□字□□、婺州人。陸復齋先生館其家、授以中庸、大學。時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後其父卒、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陸象山集

曾氏家學

【補】曾雲巢先生極

梓材謹案、先生號雲巢、有詩載濂洛風雅。

【附錄】

先生志氣豪放、朱文公得其書及詩、大異之、謂其文似老蘇、大蘇。

復齋私淑

知州葉自齋先生夢得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梭山私淑

縣尉鄭先生德璋

附兄德珪

鄭德璋字子振、浦江人。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貲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常平使者嘉先生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

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先生爲青田尉。先生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先生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其兄德珪抱之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先生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先生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警歎、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迨寢疾、子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先生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先生謁祠及訓子弟諸事、皆倣梭山、當為梭山私

淑。謂之象山陸氏者、蓋言陸氏就其著聞者概之耳。

曾氏續傳

曾先生堅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鄭氏家學

鄭先生大和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藏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八

象山學案補遺

象山師承

吳先生漸

吳漸字茂榮、金谿人。識文安于齟齬、以其子妻之。它日、子孫祠先生于書堂、以文安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郡人尊德而尚世、謂先生曰東齋。虞

道園學古錄

雲濂謹案、先生與象山同舉於鄉、後象山志其墓、見象山文集。

艾軒講友

【補】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雲濂謹案、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廟廷、稱先儒陸子。

雲濂又案、先生又有大學春秋講義一卷、凡二十二條。經義

攷云存。

梓材謹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太極之

辨在十五年。梨洲語意倒置。

梓材又案、謝山於震澤學案序錄言、象山之學本無所承、凡云無所承者、不知其學之所受、即有父師可溯、而父師之學亦不知所受之謂耳。黃文潔以象山為遙出上蔡、即以為上蔡私淑可也。其於震澤與林竹軒、張橫浦、可類推矣。

荆門軍洪範皇極講義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天之民、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



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身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

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象山文集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于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示警。藝之

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于其道、然至于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示象山學者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爲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于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乎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

雖或欲之、則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于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于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以上易說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爲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陰、老陽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二少合在七八、陰陽二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二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六九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裏也。然本生于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于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于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前二合而已。易數說爲張權叔書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雜說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之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雜。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于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尙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學說

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吾于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于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宜章學記

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

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于利欲、而良貴由是以浸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旣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於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于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于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



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于孝
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
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于心乎。天地之性人
爲貴論

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
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
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
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
膠矣。省試程文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
書、其實何曾篤志于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
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
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
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
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

親書冊、無不有益者。與曹挺之

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
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
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
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
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
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
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
如手足之捍頭面、豈有艱難支離之事。與舒西美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
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
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釋氏雖盡未
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
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
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

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以上與王順伯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于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二也。

親師友于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尙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用力而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故不可自欺、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于天地、則大于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乾坤同一理也。孔子于乾曰、大哉乾元。于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于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于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以上與趙詠道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與或離其位也。與饒壽翁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身皆是道義。與包顯道